

2001年中国短篇小说 精选

六 福 楼

范小青

—

钱三官头一次踏进老茶坊六福楼的时候，店里新来的伙计不认得他，把他引到靠门的一个位置，这里人进人出，吵吵闹闹的，钱三官说，我是钱三官，伙计愣了一愣，他向钱三官躬一躬腰，说，是钱少爷，请，里边请。

钱三官就在里边安静的位子坐下来，这里靠窗，窗下是河，河上有船。

那一年钱三官十七岁，他是应邀来劝别人讲和的，这叫做吃讲茶，也就是在吃吃茶的过程中，把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钱三官没有想到这一坐竟是坐下去几十年的时光。

那一天钱三官坐在靠窗的位子上，天色阴沉沉的，布着乌云，对岸陆家小姐的身影出现了，她婀娜的身姿倚在窗框一侧，就像一幅忧郁而美丽的风景画一样嵌入了钱三官的心里，河里有一条农船经过，船农在船上叫卖水红菱，陆小姐说，船家，称两斤水红菱，陆小姐的声音差不多像河水那样的柔，她从窗户里放

下吊篮，船农看看吊篮里是空的，船农说，钱呢？

你先把菱称上来，陆小姐说。

你先把钱放下来，船农说。

我放了钱你不称菱怎么办？

我称了菱你不给钱怎么办？

钱三官在这边茶坊里笑起来，这时候吃讲茶的双方都到了，他们向钱三官致意，说，钱少爷，有劳你的大驾了。

钱三官说，坐，坐吧。

大家坐下来，他们向钱三官说自己的道理，说对方的不是，钱三官摆摆手，吃茶，他说，吃茶。

大家听他的话，都吃茶，茶是上好的龙井茶，喝到第二口，已经很有滋味，他们互相仇视地看着，然后又求助地看钱三官，他们憋了一肚子的委屈，快要爆炸了，钱三官却依然摆手，说，吃，吃茶。

吃茶。

吃茶。

终于把茶吃得淡了，钱三官向他们看看，说，怎么样？

他们想了想，就感觉到心头轻快，再没有什么委屈，可以了，他们说，钱少爷，可以了。

走出茶馆的时候，拨开乌云，太阳出来了，他们向钱三官致意，谢谢钱少爷。

钱三官说，不用谢。

林老板也在门口躬送，钱少爷，慢走。

等到钱三官慢慢地从钱少爷变成钱先生的时候，吃讲茶的仪式越来越少了，但是大家仍然请钱三官替他们调解矛盾，钱三官一直坐在靠窗沿河的老位子上，他总是一如既往请大家吃茶，他摆着手，说，吃，吃茶。

于是，大家吃茶。

吃茶。

吃茶。

等到茶吃得淡了，他们站起来，说，谢谢钱先生，然后心平气和地走出去，他们没有什么想法了。

等到钱三官慢慢地从钱先生变成钱老伯，他仍然坐在六福楼的老位子上吃茶，大家说，钱老伯，他们……我们……

钱三官说，吃，吃茶。

于是，大家吃茶。

吃茶。

吃茶。

等到茶吃得淡了，他们站起来，说，谢谢钱老伯，他们走出去，这时候外面的世界阳光灿烂。

钱三官从十七岁坐到七十七岁，始终是这个固定的位子，后来河对岸人家的陆小姐已经不在，再后来河对岸的房子也没有了，钱三官整整坐了一辈子，终于有一天，钱三官觉得自己要离开这个世界了，他再也不能在六福楼这个靠窗沿河的位子继续坐下去，钱三官写了一份遗嘱，过了不久他就走了。

钱三官的儿子钱继承是在一个偶然的发现父亲有遗嘱的，这已经是很多年以后的事情了，钱继承回想小时候奉母亲之命到茶坊叫喊父亲回家，他看到父亲坐在靠窗的位子上吃茶。

二

方志馆在整理从前茶馆史料的过程中，搜集了一些老茶坊六福楼的资料，觉得这是茶馆史上不能遗漏的一笔，他们沿着来路慢慢地往回走，看到了历史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情。

方志是这样记载的：六福巷，因六福楼茶坊得名，茶坊于某年（年代不详）大雨中倒塌。

其他的一些资料中还有一些补充，比如：林姓业主于雨中嚎啕大哭；河水猛涨，漫上街面等等。

方志馆的年轻人小西决定要写一篇老茶坊六福楼的文章登在《方志资料选辑》上，他从资料中认识了钱三官，钱三官在小西心里活起来，小西费了一番周折，找到了钱三官的儿子钱继承。

你父亲十七岁就开始孵茶馆，小西说，我看到史书上有你父亲的名字，钱三官。

是的，钱继承说。

钱三官在六福楼的一个位子上坐了六十年。

是的。

六十年中，他每天孵茶馆。

是的。

一直是一个固定的位子。

是的。

是茶坊里靠窗的位子。

是的。

是茶坊沿河的一角。

是的。

他喜欢吃龙井茶。

是的。

你父亲有一个遗嘱。

是的。

但是你当时并没有发现。

是的。

后来当你知道有这个遗嘱的时候，六福楼已经没有了。

是的。

在钱三官十七岁之前发生过一件事情。

是的。

河对岸的陆小姐死了。

是的。

其实钱三官坐在茶坊的位子从来没有看见过陆小姐。

是的。

因为陆小姐已经死了。

是的。

小西喝了一口茶，继续说，关于你父亲，你没有更多的话可以跟我说了？

没有。

谢谢了，再见。

再见。

晚上小西和朋友在茶酒楼吃饭喝酒聊天，倩倩穿着高跟皮鞋的咯的咯走过街面，小西有一点激动起来，他红着脸向朋友说，赌不赌，我一个星期把她搞到手！

朋友异口同声说，赌，赌什么？

三

钱朝辉和江小桐谈对象，父母亲知道了，他们不大同意，他们对朝辉说，朝辉，你再考虑考虑，这么一个人，合适不合适，我们的想法，他是不合适的，你应该再好好考虑考虑的，如果你要问我们的意见，我们是不能同意的。江小桐问钱朝辉怎么办，钱朝辉说，不管，大不了脱离关系，她不在乎父母亲。

但是江小桐在乎的，他好像觉得自己比钱朝辉成熟一些，他

想，女儿不可能真的和父母脱离关系，他是要和钱朝辉结婚的，以后的日子很漫长，因此江小桐决心不惜一切去融化他们的铁石心肠。

其实也谈不上不惜一切，也就是一个年轻人的面子罢了，江小桐觉得与他对钱朝辉的爱和钱朝辉对他的爱比较，面子也是可以不要的，江小桐想通了这一点，觉得一切都是美好的。

江小桐带着礼物去看钱朝辉的父母，他们有些冷淡地接待他，他们的脸上没有什么笑意，他们对江小桐说，你是来找朝辉的吧，她不在家，江小桐说，我知道她不在家，我不是来找她的，我是来看你们的，他恭恭敬敬地坐在他们面前，说，我叫江小桐。

江小桐在冷冷淡淡的气氛中坐了一会儿，过了几天，他又来了，他仍然带着礼物，不是很贵重的，他说，伯父，听朝辉说你肠胃功能不太好，我替你买了一盒昂立一号，你试着看看。

我从来不用补品，朝辉的父亲说。

昂立一号不是补品，是保健品，像喝饮料一样喝一点就行，江小桐说。

无论碰到什么样的钉子，江小桐不屈不挠，他的精神终于有点感动钱朝辉的父母，他们觉得对这么一个懂事的年轻人摆脸，不像做长辈的，他们反倒有点不好意思了，母亲说，小江，听朝辉说你在吴门小学工作。

江小桐再来的时候，他们的谈话内容就更多一些，以后，再更多一些，再以后，几乎是无话不说了，江小桐终于融化了他们的心肠，江小桐想，他们其实也不是铁石心肠，他们的心肠一点也不硬。

现在父母反过来关心朝辉和江小桐的关系进展，他们问朝辉，小江怎么几天没来了。

朝辉说，我叫他不要来。

为什么，父母亲从朝辉的话里听出些什么，他们有些担心，为什么不叫他来。

朝辉说，不为什么。

你们闹矛盾了？

就算是吧。

父母亲有些生气，他们说，小江是个知书达理的年轻人，肯定是你太任性，是我们宠坏了你。

朝辉哼着歌曲走出去，她没有把父母的话放在心中，看着她快快活活的样子，一点也不像和江小桐闹了意见的，父母亲心里踏实一些，他们想，就算有问题，问题也不大的。

又过了一些日子，有一天钱朝辉说，我今天带他回来吃饭噢。

他们听了都很高兴，忙了一个下午，为江小桐做菜烧饭，他们回忆和江小桐谈话中江小桐说过他喜欢吃什么，不喜欢吃什么，根据这种回忆做出一桌丰盛的晚餐，但是最后来的并不是江小桐，而是另一个男青年。

朝辉，怎么不是江小桐呢，他们好不容易等到那个男青年走了，便着急地甚至略有些迫不及待地问钱朝辉，朝辉，你怎么这样的，小江呢？

朝辉说，小江？你们是说江小桐吗？我不和他谈了。

为什么，为什么，他们又急又难过，他们觉得与自己有关，他们觉得很对不起江小桐，他们告诉朝辉，朝辉朝辉，你误解了，你一定是弄错了，其实我们早已经不反对你和小江的事情了，甚至可以说，其实我们早已喜欢小江了，我们觉得小江是个很好的青年。

和你很相配的。

和我们也很谈得来。

知书达理的。

善解人意的。

现在像小江这样的年轻人不多的。

现在像小江这样的年轻人打着灯笼也难找的。

朝辉说，但是我现在不爱他了。

朝辉，你怎么这样的，你怎么这样的，他们几乎说不出其它的话来，只会反反复复地说这一句，你怎么这样的，小江呢。

朝辉说，我已经回掉他了，他也没有说什么。

小江这样好的人你不跟他好，朝辉的父母亲有些难过，他们说，小江这样好的人你跟他分手，朝辉，我们是想不通的。

什么呀，朝辉笑了起来。

许多年以后钱朝辉成了新开张的旧式茶馆六福楼的女老板，江小桐进来喝茶，钱朝辉说，江小桐你好。

朝辉你好，江小桐说。

你过得好吧。

好的，你过得好吧。

好的。

江小桐坐在靠窗沿河的位子上，河对面人家的情景可以历历在目的，钱朝辉笑着，说，当年我差点和你私奔。

江小桐说，是的，我的想法和你不一样，我的工作重点在你父母身上，后来我的工作做得很好的。

也不知怎么搞的，后来就没有了，钱朝辉说。

也没有什么要死要活的，江小桐说，就像是人家的事情。

我父母亲反对我的，钱朝辉说，我一直记得他们想不通的样子。

他们都好吗？江小桐说。

前几年他们先后去了，钱朝辉说，你吃吃这茶看，是我刚从杭州进的特级龙井。

江小桐吃茶，他说，我在美国的这些年里，常常想念家乡的茶，虽然也有茶吃，但是总感觉味道不大一样的，有一天我从一本书中看到你的爷爷，也许是你爷爷的爷爷，一个叫钱三官的人，一辈子坐在一个固定的位子上吃茶。

他死的时候写了一个遗嘱，钱朝辉说，但是没有人看到过那个遗嘱。

那时候，我就特别地想回来，想回来坐一坐这个位子，江小桐说，怎么会你来开这个茶坊呢。

阴差阳错，钱朝辉说。

江小桐吃着茶，太阳渐渐西斜，从河对岸人家房子的隙缝中照射过来，旧式的茶坊里红红的。

四

乡下的亲戚阿四到城里来了，他来找工作做，他的爷爷告诉他，你到了那里，你说钱三官的名字。

阿四不知道钱三官是谁，爷爷说，你也不管他是谁，你说他的名字。

阿四来到这里，他一眼就看到了崭新的旧式茶坊，阿四有点激动，我就在这里工作了，他想。

阿四看到有人站在茶坊门口，他就说了钱三官的名字，钱三官，阿四说，那个人果然朝阿四看看。

阿四又说，钱三官。

那个人点了点头，他认出阿四来，你是乡下的阿四吧，他说。

阿四说，你是钱三官。

那个人笑了起来，他没有说他是是不是钱三官，只是说，你是来找工作的，你想在这里做工作。

阿四高兴地说，你一定是钱三官，一定是我爷爷告诉你的，我爷爷知道我来找工作，他叫我说出钱三官的名字。

那个人又看了看阿四，说，你力气大不大。

大的。

那里边的大茶壶你拿得动拿不动。

拿得动。

你脚头子活不活的。

不活的。

阿四留下来，在茶坊里做伙计，事情也不多，替吃茶的客人泡茶加水，偶尔回答客人的一些问题，来茶坊的客人，也没有很多话要问，他们多半是来吃茶的，吃茶就吃茶，话不要太多，他们这么想。

很多年过去，阿四成了茶坊的主人，大家仍然叫他阿四，有一天红花来了，她对阿四说，你走了以后，我等了 you 一天又一天，等了 you 一年又一年，你一直不回来。

红花留下来，给阿四做帮手，慢慢的红花也懂得了茶和茶坊的一些事情，她到茶庄买茶叶的时候，认识了茶庄的一个人，过了一些时候，她就和那个人结婚了，大家说，阿四，原来红花不是你的老婆。

阿四说，我原来也以为是的，后来才知道不是。

茶坊的生意冷下去，又热起来，热起来，又冷下去，时间过去了一天又一天，有一天一位老人来到老茶坊，他在沿河靠窗的位子上坐下，阿四说，你要什么茶？

龙井。

阿四替他泡了龙井茶，阿四认出他来，是你。

是我。

红花呢，阿四说，我有好多年没有见到她。

她死了。

哦，阿四说，吃，吃茶。

门前的街上响起鞭炮声，但是老人的耳朵并不太好，他们听到的鞭炮不太响。

现在的鞭炮，也没有过去的响，他们说。

是的，鞭炮的声音也不脆，从前的鞭炮是震耳欲聋的，他们说。

放鞭炮是因为要过年了，小孩子在街上窜来窜去，用稚嫩的声音声嘶力竭地叫喊，他们唱道：

两只老虎

两只老虎

跑得快

跑得快

一只没有耳朵

一只没有尾巴

真奇怪

真奇怪

他们在说什么？

没有人回答他们，茶坊里没有别人，只有他们，他们坐在沿河靠窗的位子，听着小孩子在门外的街上叫叫闹闹，听了一会儿，他们说，吃，吃茶。

红 幡

星 竹

清朝末年，林晋辞了官位，回乡做一市井百姓。林晋，昌州人，原是武士出身。

晚清年间，贼匪滋生，常有鸡鸣狗盗之人，结帮拉伙，挂起旗帜，打出野号，与朝廷搅闹，昏天黑地之中，也就生出王五、冯七等地方寇首，且名声日渐响亮。林晋身为朝中武将，奉命前去捉贼拿寇。一柄鬼头刀，使得刁钻古怪，风雨不透。水贼草寇，闻风丧胆，各地督头，常组织百姓，杀鸡宰羊，敲锣打鼓，以示庆贺。并奉林晋为天下第一勇将之美称。

朝廷闻之，多次给予林晋体恤奖励。好马快刀，龙袍金匾，把他的日月铺展得光光旺旺，总有几分璀璨。

然时间久了，林晋的所为，也就使人眼红，常常引得文臣武将对他忌恨。酿成暗暗的祸端。林晋的身边，不免开始险恶丛生。

林晋为人刚毅。一块“光明磊落”的横匾，高高地悬于大堂之上，全为彻照自己的坦途。一生奉为座右铭。绝无半点虚妄，对朝中贪官污吏，林晋总有微辞。对尔虞我诈的门廷手段，更是鄙夷。见了阿谀奉承之人，他如芒刺在背，每每不堪忍受。如此

的性格，也就注定了他浮沉不定的命运。于朝中上下，不免得罪一些人。五十六岁，便告老还乡，图个日月清明，活得利索。

林晋，君子也！

林晋在乡间，有一私宅，红门阔院，青砖绿瓦。院内一棵好大的榕树。榕树枝枝楞楞，招展得比天空还要广阔，微风吹来，落满一地的粉红花，满眼都是光泽。林家宅子，坐落于村庄前首，开门一条大河，让人顿然豁亮。日出日落，河上映满红霞，每日金箔般灿烂。秋分一到，两岸的芦苇花更开得雪白雪白，一层一层，无边无际地好看。春夏之季，两岸又是一片浓浓的盛绿，抬头望去，丰饶如海。极美。就是平日，河面上也有一只只美丽的单篷船缓缓驶过，船家丢下片片的渔网，外人到此，眼追船帆，看得发呆，届时总会有一种彻心透骨的舒畅漫过全身，很是享受。

作为告老还乡的官人林晋，能在如此的风光中度过自己的余生该是多么的好啊。

然而，回到家乡的林晋，并不清静。往日与他作对的山匪水寇，闻风而动，捎了猩红的帖子向他滋事。

平日的昌州人，有两件喜好，一是坐在岸边的茶馆里喝茶，一是坐在岸边钓鱼。都是一坐半天的，不干嘛，就坐着，呆呆的，眼睁睁的。昌州人讲话，你不悠闲地在河边喝喝茶，不惬意地在河上钓钓鱼，不是糟蹋昌州人的生活吗！

尤其赶上落雨的天气，总有头戴斗笠之人，于雾蒙蒙的水气中在河边垂钓。那风景，竟似有一首古筝残曲在奏，无声中给人以七分城府，三分散淡的畅快，真是好生豁达。

林晋自然是要享受昌州人的这份清福。那一日，林晋与小女去河上钓鱼了。他抛下渔竿，美美地等待着有鱼上钩。谁料，却等来了一场祸端。不多时，眼前便有一竹筒，缓缓地顺水漂来。

昌州一带的民风，自古就有顺水推舟，送状纸的习惯。趁官家的船只来往于水路之时，便将冤屈错案，一并装入竹筒。竹筒顺水而下，漂在官家的大船左右。是于不信任中，又抱了几分侥幸。全为听天由命。如若赶上体恤民情的官人，便能听到百姓的哭唤，从中知晓乡间人的疾苦。或就此办了案子，或为其伸张正义。

林家小女见河上有竹筒漂来，便将竹筒捞了起来，打开，一纸书信就展在了眼前，小女看罢，脸就寒了。

原来是土匪送来的帖子，放出话来，要取林晋的一颗人头，为死去的兄弟祭奠。如今的林晋，子身一人，不带一兵一卒，贼匪自然要乘虚而入，欺他一个孤家寡人。

林晋看罢帖子，微微一笑，将它抛在一边，林晋并不惧怕。然他却为小女担忧。林晋身边只有这一女儿，小女生得眉眼生动，美貌过人，走在街上，看得让人眼醉。

林晋还乡之时，曾有将小女托付于朝中朋友的打算。让她嫁一书香门第，不图衣锦荣归，但求两相情好，岁月安逸。然却被小女拒绝。远离朝廷，去伪存真，自由地去生活，也是小女已久的期望。至于自家的婚姻，小女更是烂漫，图的是“穷书生艳遇，富小姐钟情”的书中佳话。取无尽的美妙在其中，仿佛此次不是回乡故里，而是上了天堂。

林晋曾想说服小女，让她放下痴情，不要不识时务。然他又知道，小女的骨子里与他林晋是一脉相承，怎能说得。于是，双双便放弃了这达官高贵，走了这小桥流水人家。

林晋自从受到土匪的威胁，便做好了准备，大不了他与山贼匪寇拼个你死我活。然小女初见峥嵘，日月还长，怎能草率。

这一日，清风淡淡，一缕秋阳从院墙上斜照进来，那时土地苦艾的气味，裹着田野里的熟热，水汪汪地迎面扑来，空气很是

爽然。林晋挑了这么个好天，吃罢早茶，便将小女唤到跟前，道：女儿眼下正是年纪，总该找个合适的人家。爹爹昨夜权衡左右，你看可否招一武艺高强之人，作为女婿？

小女听得唐突，一时语塞。林晋的话，似一冷丁之间，碎了她涓涓流淌的美梦。她把目光搁在远方。那时空气里飘浮着秋收时节的纯熟气味，这味道与老槐树上生涩的气息混成凝云一样的团儿，在人的眼前迷蒙成化不开的雾。小女呆呆的，眼里就含了几分湿润。

林晋淡了声音说：女儿是个知书达理的柔弱之人，平日讲个情趣。如是攀个书生秀才，自然尽人心意，两下更可有话共枕。这，爹爹全都晓得。然眼下兵荒马乱，劫匪猖獗，爹爹以为，还是寻一武士，更为妥帖实用。

林晋明里是为小女招一女婿，暗里却是为保护小女来日无恙。他的担心是来自小女那么的年轻，劫难会措手不及降临到她的头上。

小女听罢，泪就下来，汹涌地流了一脸。似清凉的空气中，咣当一声被什么事物搅动不止。林晋心里一阵凄然。他知道，小女这一生，绝非图个荣华富贵，更不喜欢那种拳打脚踢之人。于是摆手道：罢了罢了，爹是糊涂了。就此将事放下不提。

谁料，次日清晨，小女将一脸的忧郁收拾干净，于明净的日光中突然对林晋道：爹昨日你与我商量的事情，就依爹爹，女儿愿找一武士。

林晋正在喝茶，就端着杯子怔住，小女如此的来回，已是天上地下，他怎能不愣。半天才噢了一声，轻轻漫漫说一句：怎么，你倒是想通了？那时明净的日光中，尘埃飞舞出金星，艳阳的天边，翠绿的林地，瓦蓝的庄稼，满眼都是让人心境平和的风景。

小女道：想通了。接着噗地一笑：女儿就找一武士。

于是，在一个阳光灿烂的日子里，林家的院门上，便陡然地挂起一簇红幡。是以此为号，招天下有情之士，前来应聘。条件是武功出众，拳脚超群，届时，林家不但将小女许配过去，还送白银百两。林家许下诺言，何时摘了红幡，何时便是小女的定亲时日。

红幡挂在林家的门上，似一面猎猎的旗帜，红得撩人心肺，扎人眼疼，山川锦绣都似披了它的光润，日子崭新崭新的。

林家小女，不但生得美貌，还有白银百两相送，天下怎能有这等的好事。然一款未来的日子，就这样方方正正地码在了人们的眼前，消息一经传出，人心便被震得红血浆浆，多少呆人汉子，都被汪洋了进去。说死上一回不冤！一时间里，天下已经没有了弱夫，人人都变得生猛昂扬，英雄气概。

日子的宁静，是被林家一棒子打破的。

自从红幡挂起之日，林家门前便一片灿烂。来者络绎不绝，昌州河上，每日船帆拥挤得吱呀破裂，一条老街，都被掀得翻了。

然事情却令人失望，来者之中，尽些好色之徒，或卖弄拳脚之人。林晋竟无一相中。多少日子，红幡依然在门上飘动，且是簇新的一团。无人动它一个指头，只是早晚之间，清风冷月里，略略地显得有了孤零。

林家小女，每日出进宅院，望着头上的一簇红幡，常常得意地一笑。无言的声音淡化了秋日的景致，也于悄然之间打破了林晋的美梦。

林晋看着怅然，像是掐算了的日子，又误了归期。不觉对小女道：难道你还要将它挂成万年红！